

蒋星煜编著

中国隐士与
中国文化

• 近代名籍重刊 •

中国隐士与中国文化

蒋星煜 编著

上海三联书店

装帧设计 范一辛

书 印 开 版 印 发	出 作 书
号 数 本 次 刷 行	版 者 名
1—10000 定 价 1.60 元	中国隐士与中国文化
787×1092 1/32 印 张 3 $\frac{1}{4}$	蒋星煜 编著
1988年2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	生活·读书·新知
吴县美术印刷厂	三联书店上海分店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	(上海绍兴路五号)

出版说明

我国民族文化源远流长，绵绵五千年中，曾不断对人类社会的发展作出杰出的贡献，在世界文化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位置。

任何一个国家的民族文化，都是这一民族在历史的劳动和生活中，长期实践，逐步积累综合形成的，它是哲学、政治、经济、教育、文艺、伦理、宗教、法律、心理、语言文学、风俗习惯等等多层次的外化，而在每一个发展的历史阶段，又各有其时代的特征。

在近代，西方文化传入后，经过吸收，正逐步融合在我国传统文化之中。在此影响下，我国近代的文化学术研究开创了新的局面，成为我国文化史上又一转折点。在我国，历代多的是通人通儒，少有专门的学者，虽说有诸子百家，而他们的著作内容大都是多学科兼容并包。直到近代，才较多的出现各类专门著作，其中，或对某一带有社会性的问题，或对某一历史现象，或是宗教的思想史，或是某一断代的文学艺术……跳出前人藩篱，作出系统的论述，出过一批

DA52/116

有影响的著作。只是由于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，这些著作印数很少，流传不广，如今已很难一见了。

当前，我国学术界正在开展中断已久的文化研究，为此，我们特选择自清末至解放前后出版的有参考价值的专门著作若干种，作为一套丛书陆续影印出版，以供对文化研究的需要。

上海三联书店

序

無論從那一方面說，「隱士」這個名詞和它所代表的一類人物，是中國社會的特產。「隱士」的含義，是清高孤介，潔身自愛，知命達理，視富貴如浮雲。這自然是一種消極的人生觀，但又不同於悲天憫世和佛教的思想，因為隱士的人生觀，雖不積極，卻是樂觀的。自然更不同於歐美的功利主義，而且截然相反。中國「隱士」的風格和意境，決非歐美人所能瞭解的。

「隱士」是農村社會的產物，在今日全世界的生產方式，顯然從農業經濟轉變到工商經濟的道路中，中國也不是例外。工商經濟的社會，人羣相互依賴較深，一個人在生活上很難自給自足，所以如果陶淵明生於今日，固可不為五斗米折腰，但決不能遺世而獨立。自然「隱士」這一類人物，在近代社會中少見了。同時「隱士」又是君主時代的產物，在君主時代，所謂「普天之下，莫非王土，率土之濱，莫非王臣」，一個清高自許的人，要不做皇帝的臣妾，決沒有其他的土地或事業容許他寄跡，那就只有做「隱士」了。此所以「義不食周粟」的伯夷叔齊，終於甘食薇蕨而餓死在首陽山，成為中國「隱士」的典型。

所謂「隱士」，在古代中國人物中，雖然只占極少數，但中國隱士和中國文化，卻有相當的關係。第一，早在先周中國文化發揚之初，隱士人物即已開始產生，所以可以說「隱士」是與中國文

化俱生的。第二，中國文化的本質，尚謙讓，行中庸，薄名利，鄙財富，這些起初都有助於「隱士」思想之形成，後來卻也受了一「隱士」思想的影響。第三，即使在現代社會，經濟條件已轉變到不容許「隱士」生活的存在，但這類思想仍未泯滅，這類風格仍爲人所憧憬。在我國社會中，很有不少退居鄉里的士紳，他們沒有職業，畏人仕途，不求聞達，讀書自娛。這些人雖夠不上一「隱士」的程度，但多少卻受着隱士思想的潛伏的支配。

今日的政治是全民性的，政治制度民主化，所謂「隱士」這一類思想，自然是不合時代，並且落伍了。但要研究中國文化「的源流」，及其民族國家的影響，對於中國隱士這一種思想的存在，顯然是值得注意的。

民國三十二年十月 蔣星德序於渝郊小溫泉

目錄

中國隱士名稱的研究	一
中國隱士形成的因素	六
中國隱士類型的區分	一三
中國隱士的政治生活	二二
中國隱士的經濟生活	二九
中國隱士的社會生活	三八
中國隱士的地域分佈	四五
中國隱士與中國繪畫	七三
中國隱士與中國詩歌	八一
中國學者怎樣批判中國隱士	九〇

中國隱士與中國文化

中國隱士名稱的研究

自從巢父許由以下，一直到民國初年的哭庵易順鼎輩，中國隱士不下萬餘人，即其中事蹟言行歷歷可考者亦數以千計，而他們的名稱則雜亂紛歧，頗不一致，比較主要的有隱士，高士，處士，逸士，幽人，高人，處人，逸民，遺民，隱者，隱君子等十一種。

舊唐書隱逸傳序：「堅迴隱士之車。」

這是「隱士」見於典籍的開始。「隱士」雖然是現在最習用最通俗的名稱，但它的歷史實短促無久，不過流行了一千年左右而已。「隱」是隱蔽的意思，士不見於世，所以稱隱士。

史記魯仲連傳：「吾聞魯仲連先生，齊國之高士也。」

後漢書徐穉傳：「林宗有憂，輝往弔之，置生芻一束於廬前而去，衆怪不知其故。宗曰：此必南州高士徐穉子也。」

「高士」是根據易經「不事王侯，高尚其事」而定名的。易經注疏說：「不復以世事爲心，不保果於職位，故不承事王侯，但自守高慕，尙其清虛之事，故云高尚其事也。」

孟子：「諸侯放志，處士憤諫。」

史記殷本紀：「伊尹處士，湯使人聘迎之。」

史記信陵君傳：「趙有處士毛公，藏於賭徒，薛公藏於賣漿。」

荀子：「古之所謂處士者，遠盛者也，能靜者也，知命者也，箸是者也。」這是處士的條件。

後漢書劉寬傳註：「處士，有道而在家者」。這是處士的定義。

後漢書逸民列傳：「舊以講道諒隙，寓乎逸士之篇。」

「逸」的解釋以後在提到逸民的時候要詳細分析。

士農工商兵是中國傳統的社會學的人民分類法，因此，從廣義言之，士是一種智識份子，猶今日之所謂讀書人文化人。狹義言之，則限制頗多，就不是這樣簡單了：孔子說：「推一合十爲士」。曾子說：「士不可以不弘毅，任重而道遠。」白虎，以能通古今辯然否爲士。在英文裏面，隱士一作 A retired scholar. 一作 A private gentleman. 和孔子曾子的意思非常吻合。

隱士，高士，處士，逸士四者的範疇問題亦頗有趣味：曾經出仕而退居，固然有稱隱士和逸士的資格，處士則作未曾出仕之稱謂，一如處女是未出嫁之女子然，官途蹉跎者，固不得謂之處士，一如接續不得謂之處女也。又高尚本非限於在野之人，官吏之不貪污不倚勢而克盡職守者，「高尚」二字當之無愧。惟高士專用爲隱士之稱謂已非一日，久而久之，成了隱士的專稱。皇甫謐的「高士傳」載晉以前九十六人，清高兆的「續高士傳」載晉至明一百四十三人，共計二百九十三人，其

中沒有一個不是隱士。

據「能改齋漫錄」稱：政和八年御筆詔命在舉中選人，增置士名，分入官品：元士正五品、高士從五品、大士正六品、上士從六品、方士正七品、闕士從七品、居士正八品、逸士從八品、隱士正九品、志士從九品。則高士、逸士與隱士似又各各不同，不知其分類之標準若何。

易經：「幽人貞吉。」

後漢書逸民列傳序：「光武側席幽人，求之若不及。」

續世說：「上好嘉遁，蘇威以幽人見徵，擢居美職。」

駱賓王：「高人儼有誤，興盡詎求還。」

淮南子主術訓：「處人以譽尊。」

論語：「逸民伯夷、叔齊、虞仲、夷逸、朱張、柳下惠、少連。」

論語：「舉逸民而天下之人歸心。」

顏師古註「漢書律曆志」，曾爲逸民試下一定義：「逸民，有德而隱居者也。」又論語何註：「逸民，節行超逸也。」此處逸民略同於逸材，逸品，逸格，逸作超凡不羣解。論語朱註：「逸，遁逸，無位稱。」此處逸民作逸居之民。逸居語見孟子：「逸居而無教，則近於禽獸。」其實何晏和朱熹的看法並不衝突：節行超逸是逸民的主觀條件，而無位則是逸民的客觀條件。但這是顏師古的定義有何不妥，朱熹之長，較爲完善。

國朝先正事略徐侯齊先生事略：「先生興宜城沈壽民，嘉興吳鳴盛爲海內三遺民。」

本來是逼窮而人不仕新代稽遺民。又尙書說：「野無遺賢。」則作「隱士」解，似亦無不可。

「人」之範圍極廣，可包括全人類，「民」的範圍有了一種政治的限制，如公民、國民等較「人」稍爲狹窄，兩者理應皆爲士農工商兵之總稱則無疑義。然用於上列敘述時，亦僅意味「士」而已。

論語：「子曰隱者也。」

賈島：「寂寞思隱者，孤獨作秋霖。」

者意爲「的人」。卽英文 *Verb to be* 加 *er* 之語尾變化是，一無其他含意。

史記老萊子傳：「老子，隱君子也。」

蘇軾超然臺記：「南望馬耳常山，出沒隱見，若近若遠，庶幾有隱君子乎。」

鮑當題林和靖隱居詩：「如何隱君子，長掃菴杜門。」

言子是人格高尚的完人。論語：「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，得見君子者，斯可矣。」聖人之次卽是有子，故隱君子爲隱士之最尊稱。

隱士之名稱及名稱之出處已舉列於上，又有以隱君及隱居稱隱士者，均在唐宋以後。又有稱隱

逸或逸隱者：

後漢書岑彭傳：「岑係祀，遷魏郡太守，招聘隱逸，與參政事。」

諸葛忠武侯全集：「提拔逸隱，以進賢良。」

嵇康：「山岩多隱逸，輕舉求吾師。」

他如遺逸之類皆是。

又如遜世，高蹈等皆爲動詞之「隱居」，而非名詞之「隱士」也，茲略舉於下：

易經：「君子以獨立不懼，「遜世」無悶。」

顏延之：「「高蹈」獨善。」

後漢書卓茂傳：「抱經「隱遁」林藪。」

杜甫：「行歌非「隱淪」，此意竟蕭條。」

韋應物：「「長棲」白雲表。」

舊唐書蕭瑀傳：「若天假餘年，因此營爲「棲遁」之資耳。」

唐書明皇紀：「有「嘉遜」「幽棲」養高不仕者，州牧各以名薦。」

蘇軾：「年來漸識「幽居」味，思與高人對榻論。」

詞性既然完全兩樣，則當然不能作「隱士」解釋了。

筆者在編寫本書之初即決定用「隱士」這一種名稱，第一是因爲「隱士」在今天是最高通最習用的名稱，大部份人對之決不會發生疎，反之若用「高人」之類，則說不定會引起讀者的誤解。第二是因爲「隱士」的含意比較明顯，範疇也比較廣泛。

中國隱士形成的因素

隱士在中國歷史上始終扮演一種最受人家喝采拍掌的角色。至於他們為什麼不願意做國家的領袖？為什麼不願意做官吏？他們의 思想和行爲爲那一點值得我們喝采和拍掌？却很少有人去研究。其實隱士之所以形成，從主觀方面來說，完全是由於個人主義或失敗主義，這兩個因素的作祟。凡是隱士，不是個人主義者，便是失敗主義者。現在我們先來研究隱士的個人主義的因素：

有許多隱士假裝清高，故意漠視國家領袖和官吏對於人民的重要性。因此，他們自騙自地認爲做國家的領袖或者做官吏完全是一種權利，並且是一種享受而不是義務，高興就做，不高興做就不做。他們絲毫沒有服務的觀念，對於人類全體的生活和宇宙繼起的生命，只是用一種漠不關心的態度去對付。只知道盲目地爲着自己生活着，盲目地珍惜自己的物質生命。

許由巢父是個人主義者。因爲「祿亦弗及」而隱居綿山的介子推當然也是個人主義者。但是個人主義者的隱居理論，要到曾任漆園吏而不敢爲楚相的莊周才有比較具體的說明。史記莊子列傳有如下的記載：

楚成王聞莊周賢，使使厚幣迎之，許以爲相，莊周笑謂楚使曰：千金，重利，卿相，尊位也，子獨不見郊祭之犧牛乎，養食之數歲，衣以文繡，以入太廟。當是之時雖欲爲孤豚豈可得乎？子亟去，無汙我。我寧遊戲汗漬之中以自快，無爲有國者所羈，終身不仕，以快吾志焉。

莊子達生篇則云：

祝宗人玄端以臨牢筴，說庵，曰：汝奚惡死？吾將三月癯汝。十日戒，三日齋，籍白茅，加汝肩尻，平彫俎之上，則汝爲之乎？爲庵謀曰：不如食以糟糠而錯之牢筴之中。自爲謀，則苟生有軒冕之尊，死得於喙櫜之上，聚俸之中，則爲之，爲庵謀，則去之，自爲謀則取之，所異庵者何也。

在山木，秋水，人間世諸篇中這種論調也時常發現。王先謙說：「余觀莊子甘曳尾之辱，卻爲犧之聘，可謂塵埃富貴者也。」章太炎也說：「南面不可以止盜，故辭楚相之祿。」究其實際，莊子又何嘗輕視祿位和富貴，不過照他看來做了大官，難免要被人嫉忌，或是和人家結冤仇，死的機會太多了，以整個的生命換取短時間的富貴並不合算，所以他要辭楚相。「南面」可以不可止盜，並不是他去就的關鍵。

另外一個典型的最狂放的隱士是晉代竹林七賢之一的嵇康，嵇康不願做官吏的原因，是他太看重個人的自由，而忽略了民族國家的自由。做了官有公務在身，要日理萬機，當然不能和老百姓一樣自由。他的「與山巨源絕交書」是一個最好的供狀。

嵇康心目中的世界——最大的大我——是他的家庭。因爲「女年十三，男年八歲，未及成人，況復多疾。」於是他有了「顧此恨恨，如何可言。」的憂鬱。至於當時政治的腐敗，人民在連年兵革之後經濟生活的貧困，他倒能無動於中。在「與山巨源絕交書」中他說：

又聞道士遺言，餌朮黃精，令人久壽，意甚信之；遊山澤，觀魚鳥，心甚樂之。一行作吏，此事

便廢，安能舍其所樂而從其所懼哉。

從這幾句話看來，他所以不做官，一半固然是做了官，不得自由。一半又是做了官，沒有功夫吃戒黃精，影響到他長生不老術的修煉。這種觀念可以說已經發展到個人主義的極端。我們無從了解，他這種對社會，對國家，對人類一無裨益的生活有何樂趣。

我們要提到梁陶宏景，他是從古至今隱士之中最聰明的一個，他一方面極端尊重自己的個人自由，並有服食還仙的志趣。另一方面又有強烈的領袖慾，支配慾和其他慾念，更不能忘情於物質生活。他使生活在這兩種矛盾的相容的觀念中。他隱居在茅山，武帝下詔書叫他出山，他沒有出山，畫了一幅畫，上面有兩條牛，一條牛很自在地在水草之旁徜徉，另一條則著了金籠頭，有人用繩牽着，後面又有人用杖驅策着。意思很明白，雖然著了金籠頭總沒有自由的舒適，所以他不要出山。但是他如何滿足他的慾念呢？如何充實他的物質生活呢？他便以在野之身，以備武帝諮詢。梁武帝集中有答陶宏景之詔書二，書札五，可見他們關係密切之一般。他的物質需要的程度及其來源，我們讀了梁武帝，「答陶宏景請解官詔」便可知道：

卿遺累卻粒，尚想清虛，由中閑靜，得性所樂，當善遂嘉志也。若有所須，便可以開，仍賜帛十疋，燭二十挺。

以上分別舉例檢討了形成隱士的個人主義的因素，現在再來檢討形成隱士的失敗主義的因素。失敗主義的隱士最多出現於某一政權瓦解，另一新政權崛起而代之時。隱士是忠實於已瓦解的

政權的，他當然不做新政權的官吏。但他又缺乏自信心，懷疑自己的力量，不敢明目張膽地積極地舉起反抗的旗幟，只是用隱居作手段對新政權表示一種消極的抗議。

伯夷和叔齊這兩位賢昆仲是失敗主義的隱士的典型，他們認為天下是殷的，如今給姓姬的搶去了。姓姬的不對。那末，照理說他們應該起來反抗才是，但是那裏有這股勇氣呢？於是兩位賢昆仲只好隱在首陽山下採薇而歌了，最後覺悟到這薇也不屬於姓殷的，終是餓餓而死。他們的消極行動絲毫沒有為影響到姓姬的所建立的王朝——周，而周竟綿延到八百年以上才為秦所滅。

古代的學者十之八九是夷齊的崇拜者。論語「述而」云：「伯夷叔齊何人也？古之賢人也。」「季氏」云：「伯夷叔齊餓於首陽之下，民到于今稱之。」但是崇拜到頂點的要算唐代的韓愈了，他有一篇「伯夷頌」：

士之特立獨行，適於義而已，不顧人之非是；皆豪傑之士，信道篤而自知名者也。一家非之，力行而不惑者寡矣，至於一國一州非之，力行而不惑者蓋天下一人而已矣。若至於舉世非之，力行而不惑者則千百年乃一人而已耳。若伯夷者，窮天地亙萬世而不顧者也，昭乎日月，不足為明。舉乎泰山，不足為高。藐乎天地，不足為容也。……般既滅矣，天下宗周，彼二子乃獨耻食其粟，餓死而不顧，繇是而言，夫豈有求而為哉，信道篤而自知名也。……夫聖，萬世之標準也。余故曰：若伯夷者，特立獨行，窮天地亙萬世而不顧者也，雖然微二子，亂臣賊子接跡於後世矣。